

岁末回顾:与后知后觉者共勉之

□池沙洲

如果说2025年的中国教育有哪一个词是绕不过去的,我想应该就是两个英文字母,叫作“AI”;或者4个汉字,叫作“人工智能”。

这两个称呼指向同一个东西,政府文件称它为“经济发展的新引擎”“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”,将主导工业革命4.0;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包括英伟达的黄仁勋都认为,AI泡沫已经出现,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。

当然,这是从纯经济学视角讲的。互联网产业最终蹉过了泡沫期,带动了21世纪初叶的世界经济。因此,我们有理由相信,就算有那么一点浮沫泡影,AI产业仍然能够安然度过,并给21世纪中叶的人类文明带来繁荣。

今年8月,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,在“总体要求”中提到了2027年、2030年、2035年3个时间节点,于是,我在脑海中生成了一幅未来图景。

当然,这很难,尚未发生的事是无法脑补的,只能暂且选择离现在最近的一个时间节点,将现阶段的现实图景等比例放大,以开展有限的想象。

《意见》提出,到2027年,新一代智能终端、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%,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。

屈指一算,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。一年之后,拿基础教育领域来说,应该出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:全国大多数的中小学教师在用智能终端和智能体上课,学生在用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学习。

那么,已经被我们熟识并使用的大模型在哪里?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,我每天都会自豪地使用两样“杭州土产”——深度求索的DeepSeek和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。

《意见》中并没有提到大模型。以浙江为例,就在年初,各地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纷纷接入DeepSeek大模型,完成了本地化部署,到目前为止已正常运行了10个月左右。

而一年之后,大模型只会被我们运行

得更加驾轻就熟。“使用大模型”这一技能,已经不是我们拥抱时代的证明,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,就如同当初我们学会“安全关机”“百度一下”一样,是信息时代人之所以为人的默认值、必选项和基本盘。

而在教育领域,这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课堂场景。

在秧田式课堂和高班额仍居绝对主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,引入智能终端和智能体,将会使“一对多”教学模式迅速向“一对一”教学模式转型,真正实现针对学生最近发展区的个性化教学。

是真正的“真正”,不是形式主义的修辞。

这将意味着,千千万万仅仅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而沦落的所谓“后进生”,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逆风翻盘,走上学习的正轨。这将改变教育的结构化困境。

当然,在这个碎片化时代,在短剧、短视频、小游戏、社交软件的围剿中,学生学习的首要素养不是正确的坐姿和握笔,而是训练并维持高强度长时间的持续注意力。

教育教学的现实路径也将从传授知识和学习方法,转向更为直白和朴素的对

学生注意力的争夺。

从5月到11月,教育部相继发布了《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(2025年版)》《中小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(2025年版)》《关于组织实施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的通知》《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(第一版)》一系列紧锣密鼓、疾风骤雨的文件,加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首尾相应的落实力度,使得我们在2025年看到,大大小小的教育论坛、教师培训、会议和仪式,其主题都离不开“AI”这个关键词。

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,中小学教师已将自己与AI深度绑定。我在采访中也看到了许多奇妙的AI运用场景,“哇声一片”的新型课堂。

然而,任何一个时代的变革,其本质都是一批批先行者推搡、牵引、催趲成千上万的后知后觉者前行的过程。

这个看似踔厉奋发的画面,却隐藏着分娩时的阵痛。因为相当多的一部分人

并不想改变,更不想“被改变”。

先导先行者是痛苦的,因为拥抱变化需要付出代价。他们要背负时代的命运,在为所有人去冒险、去试水、去踩坑的同时,还要向所有人去启迪,去激励,去传扬。

后知后觉者也是痛苦的,因为改变本身就是一种痛苦。这是基本人性使然,如果没有极端压力,或出于被逼无奈,又有谁想离开舒适区呢?

“到2030年,我国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,新一代智能终端、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%。”

可见,不拥抱时代也没关系,不出5年,所有人终将被时代拥抱。然而,节约的是探索成本,失去的却是成长机会。

教师群体中永远不乏奋力前行者的身影。这两年,“AI”和“人工智能”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教师的学科论文和课题报告中。

获奖选题往往预示着一个行业的发展方向。但跻身一个新的赛道,并不等于就能稳操胜券,甚至掌控话语权。因为同一个赛道内部,还有真假之分、高下之分。

就如同参加一场大众马拉松比赛。两三公里之后,起初挤成一堆的参赛者必然会拉开距离,分化出3个梯队:个位数的夺冠热门梯队、少数的高水平选手梯队、绝大多数人构成的第三梯队。

经常参赛的跑者绝不会痴心妄想,因为他们对这项运动和自己的能力已有非常清醒的认知,非常清楚自己属于哪个梯队。

在“AI赋能教育”这个赛道上,一些个体特别喜欢声称自己接触AI如何如何早。但看其时间点,无非是于2022年年底使用了ChatGPT或Midjourney。

虽然相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教师来说,他们已经非常具有前瞻性了,但是把整条时间线打开,仍会黯然发现自己属于后知后觉者。

我们不妨将日历翻到8年前,2017年5月,浙江乌镇,谷歌旗下的DeepMind公司用一台名为“阿尔法狗”(AlphaGo)的AI围棋选手,以三连胜的战绩,击败了当时长期占据世界围棋榜首的中国名将柯洁。

当时,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不以为意——这只不过是1997年那次的加强

版,又一次引爆新闻头条的“人机大战”而已。那一年,IBM的超级计算机“深蓝”(Deep Blue)击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加里·卡斯帕罗夫,给坊间的茶余增添了不少话题。

8年前的我们对AI一无所知。却不知此时的AI,不是彼时的普通计算机,AI棋谱也不是边缘围棋游戏。依靠深度学习、强化学习等AI算法,这条“狗”每秒钟都在生成新的棋谱,每半年的棋谱数量就会有指数级增长,以至于生成不载于史册、仿佛来自外星球的海量棋谱,足以让任何大师两眼一黑,这棋还怎么下?

2017年7月,国务院印发了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,起首1700多字的“战略态势”,大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忧虑,文本将AI技术的发展与国家安全、国家战略、国家竞争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缜密思考。

就在那一年,北京举办了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;2018年,《人工智能基础(高中版)》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,这是基础教育领域首次发布人工智能教材。

正如《规划》中指出的“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”其实已经“经过60多年的演进”,从1952年艾伦·图灵提出关键标准,到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;从1977年吴文俊发表中国第一篇AI相关论文,到1984年中国筹建第一个智能机器人实验室;从1990年钱学森写信给国防科工委提到虚拟现实技术(即VR,钱老翻译成“灵境”),到本世纪的卷积神经网络、“中文房间”等多项AI技术和理论大爆发……

仅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,AI研究已然经历了8年的摸爬滚打。任何一个人局者,脚下都是弄潮儿、扫雷者、马前卒们开辟过的坚实土地,都应该清楚自己后知后觉者的地位。为此,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谦虚、不学习?



从照片上“抠”出文物

近日,在诸暨市店口镇渼池初级中学八年级拓展课的课堂上,学生们正兴致勃勃地用陶泥做手工。“史蕴陶艺”是该校近年来开发的拓展性校本课程,融合了历史和美术两门学科。学生们在教师的指导下,通过细致观察,模仿历史教材中的文物照片制作陶器,一件件陶杯、陶盘、陶俑、陶鼎陆续诞生。图为课堂现场。

(本报通讯员 蒋金勇 摄)

作文积分制

全班学生对待挑战的态度截然不同。

如今这个班于我而言是个“新生事物”,之前的招数全都用不上,让我感觉极为陌生。

但陌生感就是新鲜感,趁新鲜劲还没过,得赶紧想办法。沉思细想之后,一个点子诞生了。

第二周,我将30篇的计次改为30分的积分,以日记质量定分值:获评范文积2分;获得“A+”积1.5分;获得A等级积1分;摘记则获得基础分1分;若是随意敷衍,还有扣分危险。

这样一来,既鼓励了学生写出精彩的日记,也降低了完成一期的难度。那些经常写出范文的学生,只需10余篇即可完成一期挑战。

同时,我将阅读列为每日必完成的项目,阅读时间长短按个人情况安排。

初试不久,我惊喜地发现,学生日记的可读性增强了。有的学生还不由自主地与能力不相上下的同伴你追我赶起来,全班都在向写出更好的日记努力。

半个月后,第一个拿到30分的选手诞生了,小刘喜不自禁地站在讲台前接受表彰。

正当我津津有味地体会小刘的这份成长喜悦时,与他旗鼓相当的小卓按捺不住了。他问:“朱老师,积分如果超出30分,比如30.5分、31分,兑奖时这0.5分、1分怎么处理呢?”

我果断回答:“清零。”

这下炸锅了,教室变成喧嚣的海洋:“怎么能这样呢?”

“不可以,这是我们辛辛苦苦写出来的。”

“朱老师不能践踏我们的劳动成果。”……

我仿佛要被淹没在海浪声中了。我示意他们停下来:“很多商家一年到期后,是不是也会将积分清零?”

“我们不是商家,能不能别清零?”“也有商家的积分是可以累积的。”

其实,我对商家积分制度了解甚少,无法说服学生,但我也不能被学生牵着鼻子走,便说:“这样吧,你们写一篇日记,如果能说服我,就按你们的办。这篇日记作为今天的挑战任务。”果然,第二天就有几篇日记在那里摆事实讲道理,或表达对积分清零的失望之情。其中,小刘写得更是铭心刻

骨:“如果对于您来说,我们每天的努力与成果,只是一支红笔就能否定、化为乌有、付之东流的话,那么写作对于我们精神上的滋润、心灵上的熏陶还有什么意义呢?”

这篇佳作,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。对于一个五年级的学生来说,懂得拿起“武器”来捍卫自己的权利,不人云亦云,不随波逐流,实属难得。我仿佛看见学生的表达正朝着精神生长的方向,蓬勃生动地前行。

在好几篇敢于发表见解的日记下面,我写了两个大大的字:“范文。”

上课时,我宣布:“你们已经说服了朱老师,积分不清零,30分积满之后,多余的分值计入下一期。”

教室里掌声雷动。

短短3个多月过去了,一期积分在100分以上的学生占班级的二分之一;积分最高的学生如小刘、小糕,一期可以超过180分。

对于学生来说,每天一篇日记不是普通的作文任务,而是一次次写出范文的挑战机会。



赵占云(楼主)

都说阅读可以让人拓展视野、增长见识,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,但是相较于电脑、手机等电子设备,书本便显得笨拙。不少学校的图书馆中几千册甚至几万册的图书长时间搁置,怎样才能让它们流动起来呢?

葛永锋

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说,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如果说我们每个人亲身经历的世界是认识现实的第一视角,那么通过阅读所获得的,便是第二视角。这一视角能带来两方面的宝贵体验:其一,它能拓展我们的视野,使我们看得更广、更透彻;其二,它能激发联想、带来启示,帮助我们将看似无关的事物联系起来,从而更接近事物的本质。

读书的厚度,决定人生的高度。

然而,许多学校的图书馆距离“天堂”实在相去甚远。不少学生在初中三年、高中三年里,可能一次都未曾踏入图书馆大门。

钱理群曾指出:“我们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,就是大家都不读书,老师不读书,学生也不读书;或者说,老师只读教学参考书,学生只读和应试有关的书,学校里完全没有自由阅读的空间和时间。”

许多学校的图书馆常年“铁将军把门”,仅在年度报表中体现为几个冷冰冰的数字,或是在迎接检查、接待来宾时才临时开放,人影攒动,却非日常景象。

陈宝国

书若沦为摆设,确实是一种浪费。只有让学校的图书真正“走”到教师和学生的手中,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益。建议设立班级开放式图书角,定期从学校图书馆更新图书,学校的图书才能“走出来、沉下去、接地气”,让学生在业余时间随时翻阅,激发阅读兴趣。这才是图书应有的样子。

赵占云

阅读是汲取知识、拓宽视野的重要途径,而要让学校图书馆的书真正流动起来,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。尤其对小学生而言,他们正处于习惯养成与兴趣奠基的黄金期,更需要教师的积极引导和定向推动。

教师可以有计划地推荐适龄的经典书目或主题读物,帮助学生在浩瀚的书海中找到方向,避免盲目选择。在此基础上,还可以鼓励学生在校余阅读中主动积累与品味,不仅摘抄文辞优美的句子与段落,也简要记录自己的感想或疑问。

如此,图书馆藏书才能真正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,化作滋养其精神成长的活水,在翻阅与书写之间,实现知识的传递与内化。

葛永锋

中小学图书馆藏书普遍陈旧,每年新增图书数量有限,且多数图书长期闲置,流通率极低。而中小学阶段恰恰是培育学生阅读能力的黄金时期,繁重的课业负担与深度阅读之间似乎难以调和。

想起来都是问题,做起来都是答案。阅读需要倡导,需要氛围,更需要鼓励。一个人若从小养成热爱阅读的习惯,一生都将受益无穷。

因此,应重新定义学校图书馆的定位——将其打造为主动学习的中心、校园文化的磁场和育人体系的枢纽,使之成为学科教学的拓展空间、课程融合的实践平台。

要让学生成为图书馆真正的使用者,更要让他们成为管理者、设计者和推广者。可组建学生图书管理员团队,负责日常运营、书籍推荐及阅读活动策划。



□杭州市娃哈哈小学 朱一花

新接了一个五年级的班,学生已经有了写日记的意识与能力,开展“每日挑战营”应是水到渠成。况且,我已经在两届学生中实践过这一活动,轻车熟路,如逢故友。

说做就做。开学第一周,我迫不及待地在班级里宣布:“每日挑战营”正式开营。

为降低挑战难度,我将阅读和摘记分为两类任务,给学生详细介绍挑战规则:

- 1.每天写日记,字数不少于150字;
- 2.若当天不想写,可以用摘录或一个小时阅读代替,摘录字数不少于200字;
- 3.一个月(30篇左右)为一期,领取相应奖品,有一次“免挑战”机会。

正当我幻想着活动的效果——字迹工整、妙语连珠,学生的作业却令我大跌眼镜:

有的学生惜字如金,每篇日记正好150字;有的学生第一周就用掉了“免挑战”机会;有的学生还没放学就完成了挑战,据说是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了一个小时阅读……

当然,这部分学生只占少数,大多数学生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。很显然,